

率意写古朴 神韵自天成 ——武威《仪礼》简的书法艺术探究

王冰¹ 翟相永²

摘要：简牍是纸张未发明以前古人寻找到的一种最为便捷实用的书写载体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武威先后出土了珍贵的“武威三简”。这些简牍是早期的文字墨迹，是我们学习古代书法的重要参考资料。研究简牍汉字书法特征对武威本地和整个西北乃至全国的书法承传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武威简牍；《仪礼》简；书法艺术

Free Brushwork Breeds Primitive Simplicity; Natural Charm Emerges Spontaneously—A Study of the Calligraphic Art of Wuwei Bamboo Slips of Yi Li

Wang Bing¹ Zhai Xiangyong²

Abstract: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paper,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writing carriers adopted by ancient people. In the 1950s, the precious "Three Sets of Wuwei Slips" were unearthed successively in Wuwei. These slips preserve early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nd serve as vital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alligraphy. Research on the calligraphic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carrie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alligraphy in Wuwei, the whole Northwest regio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s: Wuwei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Yili Slips*; Calligraphic Art

版权 © 2026 归作者及香港致源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本刊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 (CC BY - NC 4.0) 开放获取。

详情请参阅：<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王冰（1985—），男，甘肃省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简牍学。

2. 翟相永（向荣）（1969—），男，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武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研究方向：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1959年5月,甘肃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汉墓群的六号汉墓,在出土随葬器物中有简牍480枚,其中《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1]。这些书法墨迹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珍贵的隶书临摹范本,使我们对汉代书法的学习和认识不仅仅局限于汉碑和铭刻。

一、《仪礼》简基本笔法

(一)横画:《仪礼》简中横画的书写方法较多,有的横虽有“雁尾”,但并没有完全保留碑隶的波磔笔意;有的横虽然平直,但也少后世唐楷横画的顿笔回锋笔势;有的横继承篆书用笔,起笔逆入中锋行笔收笔平出。仔细观察全简,发现横画起笔大概有三种写法,一是露锋入笔,起笔处有笔锋,如 (无)、 (再)、 (所)、 (某)等字。二是逆锋入笔,起笔含蓄,笔锋隐藏,如 (雉)、 (士)、 (相)、 (执)等字,观察发现此种横画在全简中所占比重较大,可能是当时的主流笔法。三是顿笔入笔,出现钉头,此写法用笔果断,如 (臣)、 (者)、 (出)、 (主)等字,似乎可以感觉到书者书写时的情绪动作。

横画收笔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一部分是平出,一部分是向上挑出,出现雁尾或直接向上提笔出锋,唯独观察全简发现有“子”字比较特殊,除个别平出外,一部分是下按后收笔。

总之,横画起笔有方圆轻重俯仰的变化,收笔时有露锋藏锋的不同,行笔有轻重缓急的变化,在以后的书体当中无论是隶行楷草等行笔法则大都源于此。

(二)竖画:此简中竖画下笔果断,收笔随意,有一种自然之美。从其形态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垂直竖,如 (用)、 (信)、 (中)、 (视)等字,竖画行笔较慢,收笔迅速果断,字形显得敦厚别致。一类是出钩竖,如 (问)、 (得)、 (将)、 (不)等字,竖画收

笔向左方挑出,自然形成钩画,似乎有行书笔意。全简中出钩竖所占比重大于垂直竖的笔画,这是汉简独有的特点,除与书写者的书写习惯有关外,与书写材料或许也有极大的关系。本简册中很少出现传统书学中的垂露竖。

竖画有直竖,出钩竖等变化,行笔有的厚重沉实,有的自然率性,这种笔法在简牍中常见,这样的笔法在整个字中能很好的突出主笔,使字体写得特别有情趣。

(三)撇画:此简中撇画的写法较有特点,从其形态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短撇,短而精悍,时常用点画来代替。如 (众)、 (仪)、 (侍)等字。一类是长撇,为了使捺画向右放开,常将此长撇处理为短撇,使字形偏扁。如: (人)、 (命)、 (为)等字。还有一类,带钩撇画,这种撇画在全简中最为常见,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用笔率意急速书写所致,也可能是因木简较窄,且有竖向的纹路,行笔受阻,笔锋骤停所致。如: (入)、 (拜)、 (左)等字。

撇画,不难在简牍中看出有些字的处理是根据篇章中所处的位置而定,这也是当时书写者别具匠心。单就撇画而言,短撇、长撇、出钩撇其目的都是使字体显得飞动流畅,让笔意彰显动势。由于撇的自然生动,大多为后来楷书(魏碑)和行书(章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捺画:捺画在此简中是最为突出的部分,大都是重笔书写,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方捺,虽短却有力量,藏锋入纸后中锋用笔铺豪,运行后戛然而止,意到笔止,所写捺画常呈三角形状,用笔如刀切般,方硬有力。如 (以)、 (久)、 (使)等字。一类是圆捺,比方捺写得更长一些,收笔时速度较慢有上提之势,旋锋提笔,使末端显出圆转的味道,有雁尾之意,圆润秀美。

如 (必)、 (食)、 (冬)等字。另一类是平捺,没有经过特殊处理,提按过渡自然,

形态各异，似有碑刻捺画的影子，为此简整个章法的点睛之笔^[2]。

此简中的方捺、圆捺还是平捺，其行笔生动、舒展，捺脚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不容置喙开启了后世楷书、行书的先河，也充分说明简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以往人们大都重视碑、帖的研习，简牍书法未成体系，实际上各种书体的源头在简牍中都可以找到源头。

（五）折画：折画是《仪礼》简中常见的笔画之一，其技法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笔折”和“两笔折”，增加了笔画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也使字形结构更加生动和灵活。

“一笔折”是由一笔写成的折笔，根据转折处的不同处理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转折处写得较为圆滑，一般为字右侧的折笔。如 **具**（具）、**見**（见）、**為**（为）。第二类在转折处略作顿挫处理。如 **而**（而）、**栗**（栗）、**固**（固）。这类折笔在写竖画时多切笔或顿挫起笔。有的在接笔处呈外圆内方，如“固”十分有特点。

“两笔折”是由两笔写成的，两笔折在全篇中频繁出现，在书写时，竖画多切笔起笔，略高于横画，转折处为方折，给人较为硬朗的感觉。如 **由**（由）、**日**（日）、**門**（门），有后世颜体楷书用笔的特征。一笔折行笔流畅，两笔折行笔稳健，这两种折笔方法的运用，使整个简册有了书写节奏感。

（六）点画：《仪礼》简的点画多姿多态，突破了官方字体的统一性，让书写有了自由的空间，多种笔法的使用，丰富了以往古文字笔法单一的表现形式。就其点画可分为上点、右点、左右点等。

“上点”画形状多样，行笔较为率意灵活，富于变化。从点的写法上看，有的直接落笔写出，有的顿笔挑出，干净利落。例如，**玄**（玄）字的起笔点敦实浑厚，笔画较短，重笔写下，位置稍偏左向，和右边过多的笔画，形成平衡之势；“位”**位**字的起笔点是倒梯形，重起笔，轻收笔，顿笔即起，干脆

利落。“立”**立**字的起笔点是钉头形状，有楚简起笔之意，如钉入木，偏左写出，斩钉截铁，势见随

意变化之美。“之”**之**的左点是由横画变化而来，这一特殊笔画处理，在《仪礼》简中表现特别突出。

“言”**言**字起笔横点线条简练，逆锋起笔，旨趣明达，简洁的线条和其他三个横画形成秩序，又相互走向不同，显得既单纯又丰富，既简约又美观。“主”**主**字的横点变为横画书写为方起笔，行笔轻按，提笔出锋收笔，笔画圆润，墨厚质丰，很是洒脱。

“右点”大多数用于字体收笔处，位置在字的右侧，因此也被称为末笔点。右点有时与左点或其他点画联合使用，有时则是单独使用。右点的写法常用转锋顿笔或者回锋收笔，笔画精神饱满，干净利落。**栗**（某）字末点用笔爽快，尖锋入笔，稍顿即收，厚重确实，和右扬的字势既形吻意合，又起到稳固均衡的作用。

具（具）字末笔点的笔画从左向右伸展，取其平势，自然出锋，收笔劲健，弥补了右下方的空白处。**則**（则）字的右点，顿笔即提，尖锋收笔，微取横势，和左点形成一浑厚一简捷之明显变化，和整个字势浑然一体。

下（下）字的右点，长短粗细趋向一致，与左侧竖画变为钉字形左点呼应，整个字重心稳定，字势均衡。

“左右点”是成对出现在字体中的点画，按照位置的不同，分为“上两点”和“下两点”。在书写的过程中，《仪礼》简中的左右点，有明显区别于其他书法的笔势特征，独具美感。

“上两点”如“慈”“首”“仪”字，这三个字的上半部分两点都采用相对的用笔特征，呈现倒八字形状。在书写的过程中，三字的两个点画均是相交的，**慈**（慈）、**首**（首）两字右侧点顿笔出锋，显得遒劲有力；“首”字的左点收笔处，有萦带牵丝之笔和右点重顿笔，轻撇出的点画相连，更显巧稚。**儀**（仪）字的上两点，笔画稍粗，和横画紧密相连，稳重端庄，势控全局。**送**（送）字的“上两点”和其他三个字的方法完全不同，它不是采用相对立的形式，而是上面两个点行笔均向右方。写法与整个字形结构相关联，走之旁左侧的两笔方向向左取势，上两点整体

向右写去，这样在整体结构上就形成了视觉平衡，体现了字的结体变化。

“下两点”如  (於) 和  (冬) 两字的下两点，醒目别致，用短横的写法代替点画的形状，整个字的结构呈扁势，在结体上显得更为紧凑。“于”字的两点，笔画较细，接近平行，与上面笔画距离基本一致，右侧均衡，左侧随意自然；“冬”的下两点笔画稍粗，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出锋收笔，取势稍异，凸显变化，尤其最后一笔，劲挺有力。 (愿) 字，左右两部分均有“左右点”，但同一方位的点画写法不同，整体统一不显呆板； (赐) 字两点，一上一下，一短一长，左右呼应，彼此映衬，自然成趣。 (就) 字的两点左右区别明显，整体疏松，相辅相成，情趣顿生； (具) 字的两点，都是向外顺八字方向书写下来，和上两点倒八字写法区别明显。简捷有力，气势夺人。

二、《仪礼》简结体

(一) 呈扁方形或方形

《仪礼》简中的字体大多呈扁方形，更加强调横势，小部分字体呈方形，穿插在其中。书手在抄写时往往将竖画写得较短，横画写长，甚至写出简外，不受简宽限制，这样书写更加美观整洁。

(二) 左敛右舒

书手在抄写时，通常将字体中笔画向左的部分写得较为收敛，向右的部分写得更加舒展，这样处理既增强了字的横势，又使字体具有动感和变化。如  (夏)、 (蓬)、 (命) 字，左的笔画都写得较为收敛，右侧的斜笔则较舒展。

(三) 部件的位移处理

拉长笔画，左右结构、上下结构的字趋向于包围结构。如  (传) 字将“寸”的竖钩拉长，使字的下半部分形成类似“口”的包围结构，显得字形方整。再如  (垫) 字本为上下结构，书手在抄写时将左

侧的斜笔拉长，下半部分的“土”缩小，嵌进字的上半部分中，显得字体结构紧密、整齐。

字体中的部分构件缩小并向上移。如  (於) 字，为加强横势，将右半部分写得较矮，凸显横画的长。再如  (对) 字右侧的“寸”位置偏向右下，使出现频繁的字不至于趋同，增加变化之美。

(四) 部件之间的距离与关系

1. 疏可走马

虽然部件之间距离较远，但仍有一定的联系让字不显得过于松散。如  (得) 字左侧的竖画和右侧的竖钩都呈向左撇的趋势^[3]， (於) 字左侧的横画与右侧的斜笔相对应，从而连接起各部件。此外这种处理更凸显字的横势，具有舒展的美感^[4]。

2. 密不插针

这一类型的字体，各部件之间结合紧密，甚至有部分构件相接，如   两个“於”字处理有很大区别。

(五) 独体字的异写

由于一些独体字在《仪礼》简中出现的次数频繁，因此笔画间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如四个“不”字    ，向左的斜笔有粗细和长短的变化，向右的斜笔有出锋和不出锋的区别，并且出锋的角度也略有不同。

这一部分对于字体笔画、结构的处理都是为了增加字体的变化美感，使频繁出现的字不因为趋同而显得无趣。

三、《仪礼》简整体章法

(一) 行密字疏 虚实相生

《仪礼》简最显著的章法特征是“行密字疏”。由于竹木简形制狭窄，每简通常书写一行文字，行与行之间因简册编连而形成自然的纵向间隔，这种“行密”增强了篇章的整体感与连贯性。与此同时，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为疏朗，大多保持半字至一字的高度距离，

部分关键位置甚至留出超过一字高度的空白，形成节奏上的停顿与呼吸感。书手在密集的行列中通过控制字距的松紧，使整篇布局既紧凑有序，又不显局促。行与行之间的密度经过精心安排，字与字之间的虚实关系也处理得恰到好处，笔画繁复的字往往写得较虚，笔画简少的字则处理得较实，二者交替出现，形成疏密对比，丰富了视觉层次。

（二）节奏韵律 情感流露

《仪礼》简的节奏韵律主要体现在书写速度与文本庄重性的关联上。作为儒家礼仪经典的抄本，《仪礼》内容庄重严谨，但简牍书手并未因此采用刻板划一的书写节奏，而是根据文本内容与个人情感，自然地调节运笔速度。在叙述仪程关键处，书写速度相对沉稳，笔画敦实；在过渡性或程式化语句中，速度加快，笔画率意飞动。这种速度变化直接反映在笔画的粗细、连断与轻重上，使全篇呈现出抑扬顿挫的音乐感。

此外，简册中使用的章号大圆点，不仅具有实用标记功能，也在视觉上起到点缀与节奏划分的作用，使字里行间产生一种变化莫测的节奏感与空间效果。

（三）整体布局 匠心独运

《仪礼》简的谋篇布局体现出书手对简册整体形

式的精心设计。以《士相见之礼》篇为例，篇头两枚简在中间偏上位置写出篇名，醒目而不突兀；最后一枚简下部写有字数并加墨点提示，形成首尾呼应。不同简上的字在横向位置上有意对齐，大致可连成一条水平线，增强了篇章的秩序感。结尾处恰好收束于最后一枚简的下部，谋篇布局显然是经过周密安排的。

字在简中的位置并非机械居中，而是略有上下偏移，形成错落有致的效果。大部分字形呈扁方形，取横势，中间穿插方形字，打破单一节奏。字的大小不一，重心或左或右，与简的纵向纹路相互作用，产生自然的动态平衡。这种处理既保证了整体的整齐美观，又不失灵活生动。

参考文献：

- [1] 于振波. 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J]. 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刊), 2002(1): 12.
- [2] 刘长波. 《士相见之礼》研究 [J]. 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 2018(10): 130.
- [3] 笔端乾坤: 探究硬笔书法结构美 [J]. 书法教育, 2024(4): 9.
- [4] 陈松长. 中国简帛书体研究 [M]. 济南: 山东书画出版社, 2023: 210.